

粉红的故事：色彩的性别、政治和消解

／ 胡超

摘要：粉红色是女性的色彩，这一概念的历史不过一百多年。在二战后美国商业文化的推动下，社会确定了粉红色的性别含义，并由此演化出多种政治意义和社会运动，反过来又推动了粉红色含义上丰富和边界的模糊。中国对粉红色的性别认识也受此影响，近年来也在性平等运动、“粉红动漫”等流行文化各个领域，体现出这一性别观念的调整。而网络“小粉红”引起的热议和接受，更反映了社会对粉红色这个词语在性别和政治两方面含义的灵活处理。表现这一类题材的艺术创作，不妨看作是反映时代变化的“粉红艺术”。

关键词：粉红 色彩 性别 政治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772/j.cnki.61-1042/j.2020.03.019

中央美术学院青年艺术家焦捷2019年的个人展，全部为粉色基调，描绘游走于社会性产业边缘的女性形象⁽¹⁾（图1）。为什么观众一眼就能看出这些女性的暧昧身份？今天，“粉红色通常与所有女性化事物相关，从裙子、衬衫和钱包，到女性争取权利的游行，随处可见粉红色”⁽²⁾，同时也具有“边缘、色情（edgy and erotic）”⁽³⁾等涵义。本文即是试图对这些含义的产生和变迁进行探究。

借用色彩，人类社会建构出不同的情感投射。比如说：基于肤色的种族歧视；红色具有政治含义；情色文字叫“黄色”小说，小报登载“黄色”新闻⁽⁴⁾，“蓝色革命”则强调海洋生态⁽⁵⁾。而用色彩来比喻政治，最典型的莫过于“颜色革命”。

但色彩从何时开始具有性别意味呢？即便粉红色是最具有性别指向的颜色，但例外也很多。如印度服装中，“粉红色对于印度，就如同海军蓝”⁽⁶⁾，而在墨西哥，粉红色

更和国家象征相连⁽⁷⁾。

出乎多数人意料，粉红色具有“女性色彩”也才一百多年时间。18世纪的西方文化高峰法国，男女一样穿着粉红色服装，只是一个世纪后的19世纪末，粉红色才在西方变成女性专属⁽⁸⁾。这种性别定义，又随着现代化进程传入中国。

本文讨论粉红色如何被建构出性别和政治的含义，又如何不断地被消解和转化。中国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并出现了本地特色的新转向。

一、中国传统中的粉红

粉红色由红色和白色调和而成。早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开始用红花籽来制作红色（safflower red），到汉朝时候，人们采用茜草根（madder root）制作出橘红色⁽⁹⁾。而把粉红色和女性生活联系起来的文字，可以追溯到《诗经·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这是一首在婚礼上歌颂新娘的歌谣，用桃的花、果、叶来比喻新娘的美

好和生儿育女的幸福。

而真正把粉红来比喻女性是在唐朝，贾至（718—772）在《赠薛瑶英》一诗中写道：舞怯铢衣重，笑疑桃脸开⁽¹⁰⁾。

唐代崔护的名句“人面桃花相映红”，也是较早把桃花和女性联系的诗句。而将粉色比喻女性气质也发生在唐朝，如李商隐诗句：“浣花笺纸桃花色，好好题诗咏玉钩”。

这里浣花笺的典故，来自唐代名伎薛涛。她自制信笺纸，用的就是桃色⁽¹¹⁾，历代均有仿制⁽¹²⁾。宋代的胭脂版纸笺，也称薛涛笺，用产于嘉州（今四川乐山县）的胭脂树染色。宋人诗曰：“名得只从嘉郡树，样传仍自薛涛时”⁽¹³⁾。

但这些例子并不意味着古代中国把粉红色赋予性别含义。这一点可以考察传统戏曲服饰。因为程式化的规定，戏曲行头变动较小，能反映社会对服装色彩的接受程度。而在历史最悠久的剧种昆曲中，男主角就经常身着粉红色服饰。

昆曲研究总结了《南西厢》不同场次中男主角张君瑞的行头，有很多粉红色：

“他在《游殿》、《寄柬》中穿粉红花褶子，粉红彩裤，着厚底靴，戴粉红小生巾；在《闹斋》中穿青素褶子，粉红彩裤，束湖色宫绦，着厚底靴，戴小生巾；在《下书》中穿湖色绣花褶子，湖色彩裤，厚底靴，戴小生巾；在《跳墙》中穿粉红绣花褶子，罩湖色绣花褶子，粉红彩裤，着厚底靴，戴粉红小生巾”。⁽¹⁴⁾（图2）

西厢记的故事起源于唐朝，戏曲则受王实甫所写的元杂剧影响。同时，昆曲“行头”影响了其它戏曲的范式⁽¹⁵⁾。而昆曲中衣饰的色彩并不是舞台虚构，“什么人物配用什么颜色，都有着严格的规定，而这规定也源自于生活”⁽¹⁶⁾。粉红色，也就是“绯色”，符合张君瑞的读书人身份。

从唐代以后，“紫、绯及香色又为达官权贵服饰所使用，因此，这类颜色被封建统治者列为贵色，而禁止民服使用”⁽¹⁷⁾。

事实上，绯色还是中国传统官服的专用颜色之一。“以服色辨官品，是中国古代官服制度中最具政治色彩的重大特征”⁽¹⁸⁾，这一做法起源于三国后期。曹丕建立魏国后，设立了九品官位制度，以紫、绯、绿为九品之别，这一制度此后大致历代相沿，直到元明。⁽¹⁹⁾这就说明，粉红色是统治阶层服饰的核心颜色，并没有今天的女性指向。

清代宫廷中粉彩瓷器的普遍使用⁽²⁰⁾，也显示直到最后一个王朝，粉色还没有性别含义。受昆曲影响

的戏曲如京剧服装也是明显例证，而检索清代名著《红楼梦》，薛涛粉红色信箋的文人传统依然存在，贾宝玉写诗句祭祀晴雯，用的就是“泥金角花的粉红箋”⁽²¹⁾。男子服饰方面，贾宝玉让丫头莺儿给汗巾打络子（丝带），莺儿推荐了“桃红”和“葱绿”色⁽²²⁾，可见粉色并不是男子衣饰中的禁忌。

同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基本可以说明，一直要到现代，中文语境里的粉红色，才具有了今天所说的性别以及相对应的政治含义。下文也将提到，粉红色等同于女性色彩，主要由西方发明、特别经由美国现代商业消费主义的推广。上海老月份牌中的女性形象，就体现出这一时代西风东渐的影响⁽²³⁾，特别是夸张的胭脂色化妆，和女性被“凝视”的姿态，都强调女性的性别姿态⁽²⁴⁾。

因此，当代中国对于粉红色的性别认知，来源于西方影响。这一性别含义所延伸出的政治含义，也同样进入了中文语境，并有了在地的解读和调整。

二、欧美传统中的粉色

关于粉红色的历史，已经些重要研究。《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通讯》2010年发表了《洋红：一种颜色的艺术史》，依托大都会博物馆的收藏，讨论了胭脂虫这种美洲昆虫，作为制作大红颜色的原料，如何从中美洲流传至全世界⁽²⁵⁾。19世纪，这种胭脂虫通过贸易进入中国，被称作“洋红”⁽²⁶⁾。“洋红”的传播历史，是一个全球化的过程，这也呼应了后来粉红色的含义，一样经由西方传到全世界。

纽约时装技术学院博物馆（Museum at the Fashio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2018年组织了展览：《粉红：一个朋克、美丽和力量的色彩》。该展览通过18世纪到今天的80件时装，展出了两个方向的主题：一个是时装背后粉红色的性别，一个是流行文化中粉红色时装背后的政治含义⁽²⁷⁾。展览体现了色彩历史研究者 Michel Pastoureau 的观点，“颜色是一种社会建构的概念。社会制造颜色、定义颜色，然后赋予颜色以意义”⁽²⁸⁾。

这个服装展览也揭示，粉红色具有性别之分，不过100多年时间。根据展览研究的梳理，欧美传统中，粉红色最早出现在《荷马史诗》里，“荷马为了要表示新的一天的开始，史诗几乎总是说‘当那初升的有玫瑰色手指的黎明呈现时……’”⁽²⁹⁾。荷马最爱用玫瑰色来形容朝霞，而玫瑰色“rose”来自拉丁文，指的就是粉红色⁽³⁰⁾。

13到14世纪时候，奇马布里埃、乔托等人，最早用闪亮的粉红色来绘制婴儿耶稣⁽³¹⁾。这时候对粉红色不分性别的传统，一直贯穿稍后的文艺复兴时期。拉斐尔就大量运用粉红这种颜色来表现耶稣、天使、诗人以及神话人物。（图3）

在西方日常生活里，粉红色在十八世纪中期才开始流行。粉红色在文化含义中的调整，也和这一时期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巴杜夫人有关⁽³²⁾。除了引领粉红时尚，蓬巴杜夫人也推动了洛可可艺术的发展。洛可可常见的灰蓝、灰黄、暗绿和粉红，是当时艺术和时装最爱用的颜色⁽³³⁾。



图1 中央美术学院青年艺术家焦捷 2019年个人展览现场

图2 昆曲西厢记剧照

图3 《圣约翰布道》局部 拉斐尔

一种把粉红色和女性人物联系起来的商品也就应运而生。因为蓬巴杜夫人对粉红色的喜爱，“1757年，法国瓷器制造商塞夫尔（Sèvres）将其新出品的精美粉红色瓷，以蓬巴杜玫瑰色命名”⁽³⁴⁾。这种粉红色瓷的发明，受中国清代粉彩的启发，但比粉彩更显华贵和艳丽，后来又反过来影响了清朝的瓷器⁽³⁵⁾。

这些图片、服装和商品都显示，“粉色在18世纪的欧洲是一个新的流行颜色，但并不区别性别”⁽³⁶⁾。（图4）

那么，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女孩开始穿粉红色，男孩开始穿蓝色的呢？纽约时装技术学院博物馆主任 Valerie Steele 认为开始于1890年代和20世纪初期，“在美国，制造商试图通过设定色彩规则来出售更多的儿童和婴儿服装”⁽³⁷⁾。但起初并不严格，甚至“一直到1918年，粉红色还是男孩专利，而蓝色才是女孩的象征”⁽³⁸⁾，一个解释就是在基督教传统里，蓝色常用来绘制圣母。

更大的变化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方面，人们期望摆脱

战争的阴影，美国家居风格强调色彩柔和，淡粉色为代表的厨房用具开始大量出现。另一方面，战后婴儿潮的出现，推崇女婴穿粉色的广告铺天盖地，这一观念也渗透到成人服饰和生活其它领域，粉红色是女性的颜色逐渐成为社会规则。而明星玛丽莲·梦露，总统夫人杰奎琳·肯尼迪等人也一度让粉色重新赋予了奢侈品的含义⁽³⁹⁾。

这种对女性性别含义的强调，也催生了粉红色派生出的情欲含义。

“粉红色被广泛视为色情色的原因之一，是白种人皮肤呈粉红色、米色，这导致了粉红色与裸露相关的想法”⁽⁴⁰⁾。除此之外，身体的某些性感区域（如嘴、生殖器和乳头）被称为“粉红色部位”。还有，长期以来具有女性美感的花朵，就是植物的性器官，对应在时装领域，粉红色系的内衣、紧身胸衣和晚礼服，也都暗指欲望⁽⁴¹⁾。这些含义的广泛出现，也导致后来和粉红色有关的社会抗议和表达，也必然围绕着粉红色的这种性别设定而进行。

粉红色不再属于女性专用，这种变化开始于1980年代，当时风靡一时的朋克乐队如 The Ramones 和

The Clash，开创了流行文化领域里男性拥抱粉红颜色的先河。2002年，黑人说唱歌手卡姆隆（Cam'ron）穿着粉红色的貂皮大衣和相配的服饰参加纽约时装周，更“让粉红色成为嘻哈一代人追求的事物（“made pink a thing for the hip hop generation”）⁽⁴²⁾。受其影响，不少流行乐巨星如 Kanye West 和蕾哈娜（Rihanna）也在各种场合和视频中运用粉红色⁽⁴³⁾。（图5）这些例子表明，至少在流行文化中，粉红色开始被认为也可以是男人的颜色。

到了90年代，全球乳腺癌防治运动的粉色丝带等活动，虽然起源是和粉红色的女性指向有关，但是提供了机会和场景，让男性也深度、公开参与。1992年10月运动开始，美国各地成千上万名妇女，在胸前佩戴上了粉红丝带，并通过各种设计，让男性也身着粉色参与进来⁽⁴⁴⁾。

类似这样的社会活动，突破了粉红色简单的性别指向，通过提倡对生命个体的尊重，吸引了大量男性参与者。

粉红色性别的定义发生转化，它的政治化含义，也因此而调整。

最早把粉红色政治化,是二战期间的纳粹集中营。被关押的男同性恋者,衣服被贴上粉红色三角形(The Pink Triangle)标签,暗示他们像女性一样软弱⁽⁴⁶⁾。(图6)后来艾滋病的阴影与同性恋社区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在许多国家,艾滋病也被称为“粉红色瘟疫(Pink Plague)”⁽⁴⁶⁾。

也因为这段历史,粉红色从1970年代起,就成为同性恋激进主义争取权利的象征。今天大量和LGBT相关的社会活动,都用粉红色作为标志,如苹果手机应用商店里的“粉色新闻(PinkNews)”⁽⁴⁷⁾。

美国在冷战初期,沿用了纳粹迫害同性恋的一些做法,清理政府中的同性恋官员,担心他们的性取向隐私被冷战对手勒索,这就是“薰衣草恐惧(Lavendar Scare)”⁽⁴⁸⁾,也称为“粉色恐惧”。同样的思路,后来发展到反共的麦卡锡主义⁽⁴⁹⁾。

因为粉红色与象征共产主义的红色近似,麦卡锡主义时期,美国一些思想左倾或者同情社会主义的人,被称为“粉红知识分子”,英文是“Pinko”,遭到残酷打压。被“抹粉红”的知识分子,就包括《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埃德加·斯诺⁽⁵⁰⁾。这一新造词语,于1925年首次在《时代》周刊出现⁽⁵¹⁾,至今在文化和政治领域被广泛使用,有时也写作“Pinko Commie(共产主义粉红)”⁽⁵²⁾。

这些将粉红色与性别、政治观点等相关联的迫害,也引发了有针对性的反抗,在六十年代与叛逆青年相关的政治抗议活动和流行音乐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使粉红色成

为这些人群在争取权利运动时候的色彩符号。例如,今天的同性恋等性少数群体的平等权利运动,一个广为使用的符号就是粉红色三角形,延续纳粹时候的标签,作为社群抗争的宣示⁽⁵³⁾。

与此同时,粉色在社会生活中被固定为女性性别的含义依然存在,成为驱动和粉红色相关的政治表达,从而使粉红的性别指向成为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⁵⁴⁾

三、粉红色在当代中国

巴克桑德尔《艺术与意图》中解释说,艺术的意图,受整个社会和时代的意识形态所影响。粉红色的性别和政治含义,在中国的当代艺术作品中就有直接反映。

展示粉红色的暧昧气质,比较早的知名艺术作品中,包括崔岫闻的偷拍视频《洗手间》⁽⁵⁵⁾,展示2000年北京某夜店的女卫生间里,性工作者们忙于整装、补妆、以及互相讨论“业务”,视频画面充满粉红色调。

用粉红色系来创作,还有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俸正杰等人的艳俗艺术。因为大量运用了粉红色,呈现出人物的失落和迷茫,所以被看成是“艳俗”。栗宪庭在《“新月份牌”风格的创造—俸正杰作品简说》评论,中国的艳俗艺术,是从泛政治波普热潮中衍生出的一种语言方式,中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消费文化的泛滥,为它提供了艳俗的审美语境,同时“也是上世纪新文化运动之后艺术通俗化线索的结晶”⁽⁵⁶⁾。

注意这个例子中的“月份牌”以及“政治波普”这两个渊源,都

说明粉红色和性别以及政治的纠缠。同时也说明当代中国对粉红色的解释,也大致沿着西方现代的设置进行,一方面指向女性的温柔娇美,另一方面又指向衍生出来的暧昧和俗艳。

这种暧昧意识,最鲜明地体现在色情行业对粉红色的标志式应用,广泛见于遍布中国城乡的各种“洗头房”⁽⁵⁷⁾。房间里悬挂着粉红色的灯泡,半透明的玻璃门窗,光影投射出来,成为广告一样的展示。

粉红色和色情行业的关系,其实也追溯至二十一世纪初期的美国社会。首先是粉红色成为女性色彩,然后“工业化导致了像洋红这样的染料,能大规模廉价生产”,“当时的妓女也就普遍开始穿着粉红色,色调和品味也体现在粉红色服饰从精致到粗俗的不同区分”⁽⁵⁸⁾。

和美国的历程相似,在建立了粉红色的女性指向之后,中国社会也在多个领域,经历了对粉红色性别和政治含义的讨论。

比如在文学界,2018年北师大完成的《当代六十七位新锐女作家的女性写作观调查》中,女作家们反问:“女性难道永远只配穿着粉红的裙子读《灰姑娘》吗?”⁽⁵⁹⁾这些借用粉红色意向的女性主义质问,也是中国社会女性独立思潮的不断深入,反映着世界范围内对女性定义的转向。

而与此同时,围绕粉红色的性别和政治符号,也在不同领域影响着中国民众。

英国制作的长篇动画片《粉红猪小妹》,或译《小猪佩奇》,主角是几代同堂的猪家庭,猪爷爷、



图4 男子像，版画印刷品，尺寸不详

图5 说唱乐巨星 Cam 'ron 著名的粉色装扮照片。

图6 纳粹集中营的同性恋者衣服上贴着粉红标签，照片来自芝加哥 Legacy Project Chicago 网站



猪爸爸和猪儿子，身体都是粉红色造型。2004年首次发行，这部动画就在全世界大受欢迎。进入中国后，该系列不光在中央电视台热播，在主要视频网站上，全集的播放量均在百亿次以上⁽⁶⁰⁾，相关出版物也备受欢迎，被用作英语学习教材。（图7）



图7 《小猪佩奇》动画

这种世界范围内的变化，也体现在很早就利用粉色来强调女性意识的芭比娃娃产业。2013 动漫电影《芭比之粉红舞鞋》将芭比玩偶搬上银幕，通过粉红色舞蹈鞋的故事，“女主人公克里斯汀实现了自己在舞台上的‘华丽转身’，为自己在事业上找到出路”⁽⁶¹⁾。粉红舞鞋，虽然还是性别符号，但更象征着女性独立自强。

而中文动漫领域，也出现了大量针对女性读者的作品，满足女性读者的幻想，男主角通常集俊美温柔和强壮于一体。女性作为观看主体的这一类动漫，被称作“粉红动漫”。这类作品虽然借用粉红这一词汇来指代女性读者，但实际上已经是女性视角在一定程度上的反向“凝视”：

“粉红动漫领域是女性至上的文本场域，女性实质上是权力核心，女性成为‘观看’/审美主体，男性成为‘被看’/审美客体”，“以建构粉红文化中的性别政治机制。”⁽⁶²⁾

“粉红动漫”无疑是对女性在性别和政治方面传统定义的反转，也是男性权力的消解。这里的“粉红”，正如同同一时期出现的“女汉子”和“暖男”这些称呼一样，体现出社会对性别角色的宽容，为当代社会性别气质转变、性别话语转型做出了贡献⁽⁶³⁾。

这些“粉红”性别含义转向，也反映出这些思潮背后全球政治和消费的影响。

使用粉红色缎带作为标志的预防乳腺癌活动，在中国也不断得到国际资本赞助。例如，两家美国公司联合推出的“GE 关爱，UBER 同行”活动，不仅为女性用户筛查乳腺癌，还向男性用户提供体检卡转赠女性⁽⁶⁴⁾。本来是针对女性身体隐私部位的关爱，结果成为全社会共同关心和参与的活动，温馨的粉红色成为关爱生命的符号，从而突破了性别的界限。

粉红一词含义的突破，不光发生在社会生活领域，也直接发生在

虚拟网络。

中国社会科学院 2016 年发布《社会蓝皮书：2017 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指出，2016 年重大事件是“小粉红”群体的崛起，“他们显示出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对现有体制的捍卫，敢于在公开场合和互联网上表达爱党爱国情感”⁽⁶⁵⁾。

“小粉红”的得名，来自晋江文学网。该网站背景为粉红色，用户以女性读者为主。2016 年，中国年轻网民在外国网站就台海局势展开辩论，与前几次和西方观点针锋相对不同，这次“网络出征”，大量使用表情包和符号，体现出温和态度，因此网民们将这类年轻人称为“小粉红”，意为女性网站用户。

揶揄这些男性为主的网民为“小粉红”，嘲笑他们缺乏攻击力。但是，随着“小粉红”们继续不断地参与政治讨论，他们行为的政治意义被广泛认知。“小粉红”的称呼，“是中国网民在表达自己想象中的民族主义时候，借用了性别标签，而发明出来的全新表达”⁽⁶⁶⁾。

这种对“小粉红”的政治解读，可以对照“小粉红”的英文翻译，就是“Little Pink”⁽⁶⁷⁾，让人想起美国麦卡锡时代的“粉红知识分子”（Pinko）。事实上，一些中国研究者也认为，“小粉红”群体代表了中国当代青年群体中的新左翼思潮⁽⁶⁸⁾。

专家认为，“小粉红”群体享受了改革红利，随着中国的发展，他们对中国发展道路更加认同、更加自豪，所以乐于在网上传播爱党爱国正能量⁽⁶⁹⁾，外表‘萌萌哒’，爱国‘杠杠滴’”⁽⁷⁰⁾。也因为表达

这种政治态度，在主流社会叙事中，“小粉红”的称呼，即便不被所有人认可，但已被广泛接受为一种现象，“小粉红”本义中的女性含义，也因此发生了变化，指向雄性气质的勇敢和爱国情怀。男性网民，先被嘲笑为软弱的“女性”，然后又因为政治化的活动，转向代表勇敢乐观的雄性气质，理解了“小粉红”这一词语含义的反复转向，就更能了解艺术家焦捷的画作。

长期以来，很多人都认为女性主义的性别题材，只有女性艺术家才能真正创作。当年轻的男画家使用粉红色来描绘特殊行业的女性时，他选择的是一条姑且称为“粉红艺术”的道路，面临“去雄性化”的风险：要么居高临下物化女性，要么需要牺牲自己的性别认知，去体认女性内心经历。由此也可以看出，用粉红色创作，很难超出两难境地：要么跟性别有关，要么跟政治态度有关。这种两难境地，不光是焦捷作为艺术家需要处理，其它行业的人也一样面对。学者 Jo Paoletti 著有《粉红和蓝色：区分美国男孩和女孩》一书⁽⁷¹⁾，她就指出，今时今日，即便按粉红色在美国不再是一个性别敏感的颜色，但很多男人在穿着粉红色衬衣的时候，仍然会犹豫。克服这种心理常见的方法，类似于政治化表达，把粉红色服装当作展示个人态度，要么是支持女性主义，要么是不受性别观念束缚。

不过，学者们研究粉红色裙子对幼儿性别认知的影响后得出结论，从粉色出发的性别认知，其实也能被环境影响⁽⁷²⁾。这也说明粉红色的性别指向是一个外界作用的结果。

而“粉红动漫”和“小粉红”等词语的流行，也体现出除了性别定义可以发生转变，粉红色在政治上的符号意义，都可能转化或者消解。

四、结语

粉红色在东西方历史中，一直都没有性别区分。二战后美国商业文化催生出粉红色的女性指向，并因此派生出情色、情欲等含义。这些观念随着现代化进程，也影响了中国。随之而来的，也有围绕着这些性别指向所出现的政治化含义。

而粉红色的性别和政治含义，在八十年代以后，因为社会发展，出现了消解和松动，对性别定义的宽容度普遍提升。特别是迎合大众和女性对于男性性别消费的新潮流，更是推动了粉红色与性别意识的调整。

与此同时，不光是直接消解粉红色的性别含义，粉红色的女性符号也增加了新的男性内涵。在乳房癌和性少数人群的权利抗争中，就创造了男性和女性团结在粉红符号的场景和语境中。一些世界范围内受欢迎的流行文化，也强调了性别的模糊和转向。

特别是“小粉红”这一跨越性别和政治含义的词语，更是中国当下对这一色彩含义的丰富。它不是一个绝对积极评价，也并非一个负面评价，正如同焦捷创作的题材，一些身份暧昧不清、定位不清的女性。这也有点类似粉红作为一个色彩，在性别和政治领域面临的动态新变化。

焦捷是九零后画家，在中央美术学院从附中一直修读到博士毕业。

正因为亲身经历了中国社会近二十年来的变化,他们这一代人不会过于愤世嫉俗,不会过于崇拜物质,也不会迷信既定的概念。他用粉红来创作这一组作品,是否也类似于美国男人穿粉红衬衣时候的政治化宣示,从而超越粉红色的性别含义?

和其它粉红色符号的含义变化一样,这类“粉红艺术”,不仅仅是越来越多元包容的时代精神写照,也再次说明,粉红作为一种颜色,它的性别内涵以及与之相关的政治意义,是被社会所建构的认知,也自然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调整甚至消解。

注 释:

- (1) 焦捷个人作品展,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院博雅展厅,2019年3月17日—4月1日。
- (2) Russell Vannozzi: Pink: Pretty Yes, But Powerful Too, Parade 杂志,2018年9月7日, <https://parade.com/697571/russellvannozzi/pink-pretty-yes-but-powerful-too/>。
- (3) Valerie Steele:《粉红:一个朋克、美丽和力量的色彩》策展人视频,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RQQs5gDTG8>。
- (4)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大英百科全书网络版“Yellow journalism”词条, <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yellow-journalism>。
- (5) Jeffrey D. Sachs, The Promise of the Blue Revolution: Aquaculture can maintain living standards while averting the ruin of the oceans, [J] Scientific American, 2007年7月。
- (6) 时任 Harper's Bazaar 总编辑 Diana Vreeland 于1956年广为流传的著名评论,印度拉贾斯坦地区的男性服装,粉红色极为常见。Lauren Cochran, Diana Vreeland: five things you need to know about the Oscar Wilde of fashion, The Guardian, 2012年9月21日, <https://www.theguardian.com/fashion/fashion-blog/2012/sep/21/diane-vreeland-five-things-know>。
- (7) Martínez Javier Gómez, Mexican Pink: Color, Museums, and Society,

[J]. Studies in Latin American Popular Culture, 2019, (37): 178—200. Project MUSE muse.jhu.edu/article/727520.

(8) 出版社网站对书籍内容介绍, Valerie Steele, Pink: The History of a Punk, Pretty, Powerful Color, Thames & Hudson Inc. New York, 2018,

<https://www.thamesandhudsonusa.com/books/pink-the-history-of-a-punk-pretty-powerful-color-hardcover>

(9) Elena Phipps, Cochineal Red: The Art History of a Color,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Bulletin, New Series, Vol. 67, No. 3, (WINTER 2010), pp. 4—48 (45 pages), 2010, p40

(10) 任冬花:《中西方文化中几个颜色词的不同象征意义》,载《中学课程辅导·教学研究》2012年第6期,第122—123页。

(11) 王珊等:《古代名纸薛涛笺文献述略》,载《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17年04期,第91—96页。

(12) 邓剑鸣:《薛涛笺在中唐时期对四川造纸业的影响与贡献》,载《中国造纸》1993年06期。

(13) Ibid. 王珊等:《古代名纸薛涛笺文献述略》,第93页。

(14) 朱恒夫:《论昆曲行头及穿戴原则》,载《四川戏剧》2019年01期。

(15) Ibid.

(16) Ibid.

(17) 黄修明:《传统服饰文化变革中的社会政治因素》,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S6期,第3—5页。

(18) Ibid.

(19) 稻香:《古代官服颜色与权力等级》,载《秘书》2015年01期,第29—30页。

(20) 王谨:《论罗可可风格对乾隆粉彩陶瓷装饰艺术的影响》,载《中国陶瓷》2008年02期,第75—77页。

(21) 曹雪芹:《红楼梦》第八十九回,人亡物在公子填词 蛇影杯弓颦卿绝粒,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7月版。

(22) 曹雪芹:《红楼梦》第三十五回,白玉钏亲尝莲叶羹 黄金莺巧结梅花络,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7月版。

(23) 杜艳艳:《全球化语境下的月份牌研究与知识图谱探析》,载《广告大观(理论版)》2020年02期,第83—91页。

(24) 张磊:《曼陀铃女郎:月份牌女性形象的跨文化移植与殖民意象再造》,载《艺术设计研究》2020年03期。

(25) Elena Phipps, Cochineal Red: The Art History of a Color, [J]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Bulletin, New Series, Vol. 67, No. 3, (WINTER 2010), pp. 4—48 (45 pages), 2010, 此文也有单行本书籍问世。

(26) 陈如业:《被取笑了:纽约大都会新标志,是辆伦敦双层红大巴!》,载《上观新闻》(《解放日报》新媒体网站),2016年3月31日, <https://www.shobserver.com/news/detail?id=12767> 网页核对2020年9月2日。

(27) 纽约时装技术学院博物馆网站展览介绍。Pink: The History of a Punk, Pretty, Powerful Color, Special Exhibitions Gallery, September 7, 2018 January 5, 2019 网页 <http://www.fitnyc.edu/museum/exhibitions/pink.php>, 网页最后核对日期2020年8月31日。

(28) The Economist 杂志(该杂志文章不署名),2018年9月8日报道, Shades of meaning: pink, 网页核对日期2020年8月31日 <https://espresso.economist.com/5a7e322fae2b1140884858180a4353a7>

杂志引用学者原文为“color is a socially constructed concept”,该学者著有系列关于红色、蓝色、和黄色等颜色历史的书籍。

(29) 康静、刘旭光:《〈荷马史诗〉中的审美意识》,载《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04期,第45—51页。

(30) Wikipedia 关于拉丁词 roseus 的解释,网页 <https://en.wiktionary.org/wiki/roseus>

(31) Julia Fiore, Why Jesus and Mary Always Wear Red and Blue in Art History, Artsy 网站, 2018年12月19日, <https://www.artsy.net/article/artsy-editorial-jesus-mary-wear-red-blue-art-history> 网页核对日期2020年9月2日。后文据此提到,蓝色跟女孩的联想,来自圣母玛利亚,象征着坚贞和忠诚的女性品德。

(32) 陈耕、何晓彦:《论洛可可艺术风格对服装的影响》,载《艺术与设计(理论)》2010年07期,第226—228页。

(33) 高夏:《洛可可时期法国贵族女子服饰研究》,载《设计》2019年05期。

(34) Marianna Cerini, Refined, rebellious and not just for girls: A cultural history of pink, CNN, 2018年11月1日, <https://edition.cnn.com/style/article/history-of-colorpink/index.html> 网页核对日期2020年8月31日

(35) 王谨:《论罗可可风格对乾隆粉彩陶瓷

装饰艺术的影响》，载《中国陶瓷》2008年02期，第75—77页。

(36) Ibid. 纽约时装技术学院博物馆网站展览介绍。

(37) Puja Bhattacharjee, The complicated gender history of pink, CNN, 2018年1月12日, 原文为“But in 1918, the generally accepted rule was pink for boys and blue for girls”, 网络核对日期2020年8月31日, <https://edition.cnn.com/2018/01/12/health/colors-pink-boy-girl-gender/index.html>

(38) Ibid.

(39) Ibid.

(40) Rosemary Feitelberg, WWD, July 20, 2018, <https://wwd.com/fashion-news/fashion-scoops/pink-the-history-of-a-punk-pretty-powerful-color-to-debut-at-the-museum-at-fit-this-fall-1202762368/> 网页核对日期2020年8月31日

(41) Ibid. 纽约时装技术学院博物馆网站展览介绍。

(42) Jessica Barrett, The importance of pink: from Japanese emperors to Paris Hilton (粉红色的重要性: 从日本天皇到帕丽斯·希尔顿), 载于英国 INews 新闻网站, September 11, 2018, <https://inews.co.uk/culture/books/pink-valerie-steele-paris-hilton-japan-195925>, 网页核对日期2020年9月2日。

(43) Calum Gordon, How Cam'ron's baby pink outfit predicted fashion's future, Dazed 杂志网站, <https://www.dazeddigital.com/user/CalumGordon> 2020年9月2日核对。

(44) 见美国国家乳腺癌基金会的网上商店, 商品大量运用粉红色。 <https://www.nationalbreastcancer.org/get-involved/shop/>

(45) Richard Plant, The Pink Triangle: The Nazi War Against Homosexuals,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Inc., 1986

(46) L. Chauvin, “Pink plague” changes course, [J] World AIDS, 1993 Mar; (26):10.

(47) 苹果手机应用商店 PinkNews 页面, 2020年9月2日, 有介绍和示意图。 <https://apps.apple.com/cn/app/a-m-n-e-s-i-a/id377964635?l=en>

(48) David K. Johnson, The Lavender Scare: The Cold War Persecution of Gays and Lesbians in the Federal Government,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49) 芝加哥大学网站关于所出版书籍的访问: An interview with David K. Johnson author of The Lavender Scare: The Cold War Persecution of Gays and Lesbians in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04

(50) 张大鹏:《麦卡锡时代的美国军团与“美国主义”的转向》, 载《美国研究》2019年第1期。

(51) Joseph J. Firebaugh, The Vocabulary of Time Magazine, [J] American Speech, 15, 3, October 1940

(52) Roger Cohen, Right-Wing Nut Jobs vs. Pinko Commies — Take 2, 纽约时报, 2006年11月4日。

(53) Waxman, Olivia B. How the Nazi Regime's Pink Triangle Symbol Was Repurposed for LGBTQ Pride, Time, 时代周刊, May 31, 2018, 网页核对日期2020年9月2日 <https://time.com/5295476/gay-pride-pink-triangle-history/>

(54) May Ling Halim, Diane N. Ruble, David M. Amodio, From Pink Frilly Dresses to ‘One of the Boys’: A Social-Cognitive Analysis of Gender Identity Development and Gender Bias, [J] 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2011 Vol. 5, Iss. 11

(55) 雅昌艺术网: 崔岫闻视频作品《洗手间》截图图片。 https://cuixiuwen.artron.net/works_category_8227, 网页核对2020年9月2日。

(56) 栗宪庭:《“新月份牌”风格的创造——傅正杰作品简说》, 载《当代油画》2015年02期, 第120—125页。

(57) 武文琦,《洗头房里“色”味浓》, 载于《山西晚报》2004年12月08日, 转载于新浪新闻 <http://news.sina.com.cn/c/2004-12-08/03324462991s.shtml>, 网页核对2020年8月31日。

(58) Ibid. CNN, 2018年11月1日报道。

(59) 张莉:《当代六十七位新锐女作家的女性写作观调查》, 载《南方文坛》2019年02期。

(60) 程江江:《从〈小猪佩奇〉看“社会”》, 载《红河学院学报》2019年02期。

(61) 秦玮蔚:《〈芭比之粉红舞鞋〉的女性形象分析》, 载《电影文学》2018年第16期。

(62) Ibid. 郭晓清, 2018

(63) 黄子旻:《新媒体视阈下的性别气质解构与重构——以“女汉子”“暖男”话语为例》,

载《东南传播》2018年3期。

(64) 王巧贞、孙丰国等:《Uber 粉红专车: 关爱女性健康》, 载《销售与市场(评论版)》2015年12期, 第12页。

(65) 余孝忠、潘林青、叶婧:《“小粉红”“小青马”, 爱国也要“萌萌哒”》, 载《党员文摘》2018年第01期。

(66) Kecheng Fang & Maria Repnikova, Demystifying “Little Pink”: The creation and evolution of a gendered label for nationalistic activists in China, [J] New Media & Society, 1 24, 2017, 原文为 Drawing on multifaceted digital data, this study shows that Little Pink was an invented label and that gender was used by conflicting cyber groups in their attempts at reframing the imagery of nationalism.

(68) Ibid. Kecheng Fang & Maria Repnikova

(67) 王洪喆、李思闽、吴靖:《从“迷妹”到“小粉红”: 新媒介商业文化环境下的国族身份产生和动员机制研究》, 载《国际新闻界》2016年第11期。

(69) Ibid.

(70) Ibid.

(71) Jo B. Paoletti, Pink and Blue: Telling the Boys from the Girls in Americ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2

(72) May Ling Halim, Diane N. Ruble, & David M. Amodio, From Pink Frilly Dresses to ‘One of the Boys’: A Social-Cognitive Analysis of Gender Identity Development and Gender Bias, [J] 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2011, Vol. 5, Issue 11

(责任编辑: 李惠子)

胡超, 广州美术学院新美术馆学研究中心讲师, 中央美术学院博士。